

廠，且培養出許多優秀工程人員，或為後來肥料公司改建新竹五廠，和新建六廠的主要骨幹，後來任肥料公司協理，開拓肥料外銷日本等地。復主持機械公司，使財務情形，轉虧為盈；在造船公司總經理任內，恢復臺船建制清理股臺懸案俾曠日持久懸而未決並於政治上迭起波瀾之股臺懸案獲得圓滿與合理的解決，其完成股臺所遺下兩艘萬噸以上貨輪工程，其對臺灣工業之貢獻，不可謂不大。

倪致平學長為民三十級校友，原任肥料公司第三廠副廠長，曾先後主持多種化學工廠之新建工程，如硝酸，硫酸硝酸肥料和水泥等，具有豐富的工程經驗和學識。

六時十五分，翠華號客機，在噴射引擎的怒吼聲中起飛，各位送客舉手揮別，在歸途中，祝福二位旅途快樂，並為二位學長的技術輸出，感到驕傲，但也為臺灣的工業發展，感到是一件不可補償的損失。

通訊址：Camel Chemical Co. Ltd.

Room 3-7, 3rd Floor, Gian Singh Building
Raffles Place
Singapore, 1

編者按：本文作者張椿國學長亦應聘赴新，因手續未辦妥，未能同機起程，將稍延數日。

嘉利營造廠

嘉義市光彩街一四〇號

非洲訪問記行(一)

徐萬椿

一、非洲訪問的遠景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底邊，經濟部馬司長聯芳邀我去非洲一行，隨即要我做一個農場開闢的計劃，而且時間非常逼促，因為我為南美洲開墾會做過計劃，故三天內便將計劃修正油印奉上，因為非洲地大，多數土地未曾開發，即使已經開發，產量也甚低落，目前我國派駐在非洲友邦國家的農耕隊，已有十二個單位，只是應用手工者居多，若干隊雖然也用點機械，但是數量不多，而且又限於小型的機器。這次有若干國家想辦糖廠，麻袋廠，製油廠等，期望於我國的技術援助與合作非常殷切，上述各種農產加工廠，其先決條件要辦農場，而且要大規模的農場方能供應工廠原料的需要，為此農場開闢是非常迫切的，而且非重型機械開墾不以為功。

當時我的遠景是具備足夠的開墾機械，並為配合操作上的需要，另有修護設備，藉以經常維護機器，如果沒有修護設備，機器發生故障，便無法動彈，整個計劃便受到阻礙，開墾設備在蠻荒叢林中操作，另

有一個修理中心，作為補給與修護的基地，是非常需要的，人員的配備，除了機械工程師之外，有土木工程師，專做測量與灌溉排水的策劃；農業技師，專負作物栽培與植物生長適應性的策劃，此外便是各種機械的操作人員，修護人員，這個修理中心當然要具備若干房舍設備，機械車輛回來有處存放，有地點作保養工作，操作人員有歇宿之處，以後便要經常擴大，使耕作人員與眷屬，也能以此中心為準，形成一個農業社會的集團，換句話說成爲一個模範新村，使非洲友邦國家生活貧苦的朋友們分批集中這個開墾中心，以自己的力量來改善生活，使全人類在一個上帝之下來接受賜福，在我們與友邦合作之前，當然人員的儲備與訓練，設備的籌劃也都該積極進行，到此次實地勘察之後，即能於短期內有具體的表現，絕非空口說白話，有聲無形的。

二、廿一年前的回憶

非洲之行，在我而論，該算是第二次，不管上次到的地方甚少，停留時間甚短，我的雙腳已踏過一塊

大家認為落後的非洲地區，那是民國三十二年，現在算起來已是二十一個整年了，那正是抗戰軍興，我是由重慶出發經昆明，印度的加爾各答，孟買，再坐一艘具有武裝的英國輪船，彎曲航行到好望角的，那時的重慶，是我國的陪都，天氣已經相當悶熱，我到昆明，真是涼爽宜人，那是四季如春的後方都市，到了加爾各答，機場人員全身白色的夏裝，衣服裏面襯着墨黑長鬚包頭的印度人，坐船到好望角，正好七七紀念日，當時我們想像南非洲該是與印度一樣百度以上的氣溫。其實不然，那正是南非的冬天，應該穿棉襖呢！大西洋與印度洋合流處，巨浪排山倒海，海風凜冽不勝寒，至今想起還有寒意！原來那時節軸心國家的潛艇，到處在施虐。地中海戰艦鏖戰，殺氣騰騰，所有船隻只有繞道南非，而在馬達加斯加與莫三鼻吉海峽，也是危險萬分，潛艇就以附近不毛小島為基地，時常神出鬼沒地突擊同盟國的船隻。當我們到達好望角，當地海員公會的僑胞們說起，前一個星期就有一條客貨輪被德國潛艇所擊沉，船上乘客與船員只好上救生艇，小艇在巨浪中起伏，潛艇索性浮到海面，以機槍掃射着可憐的人們，結果全船人員生還好望角者僅十二人，其中一人為中國人，我們聽了這席話，當然非常欣幸自己還活在人間，但是面對着還有一半以上的航程是禍是福，只有聽憑主的安排了。

從孟買到好望角，因為彎曲航行以避潛艇魚雷的襲擊，所以需時十三天。自好望角到紐約則需十八天

，這種航行的日子，與現在噴氣機的直線飛行，真是無法比擬的，在船上每人必需背一個救生馬甲，一壺開水，一罐巧克力糖，一把防禦鯊魚襲擊的水手刀。我在甲板上，房艙間，度過漫長的日子，每一星期中還有二次以上的防空演習，人員如何掩蔽，防護人員如何各就各位去使用武器，並且在演習的過程中，真的實彈射擊的，各種火箭砲，機關槍，以及裝在船尾的十二吋大砲，都要試用的，那時滋味不知是樂是憂，我只是默默地禱告着，在月光瀉地的甲板上，祝告着我的妻子與女兒在砲火不及的大後方平安，那時我的女兒只有一歲半，她現在美國，而且就要給我做外公了，當時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希望是無窮的，萬里迢迢去美國，為了讀幾句書。而且那時節的想法也有點不同，以為去留學就能滿腹經綸，不出洋，像毫無出路，這種思想仍然縛着每一個讀書人的心裏。可是，那時的留學，要如此遠涉重洋和遭遇可能的危險，則非今日學子們所能想像到的，我們當時航行的非洲目的地係頭奔，可是在船航向頭奔時，船上的偵測器（現在的雷達）指出有潛艇追蹤，所以就向外海逃避，因為本船的速度為廿五海哩，而當時潛艇水面航速也不過二十哩，當然追不到的，所以船向外洋航行，潛艇以油量所限只好不追，而我船回航恰到了好望角，這個驚險的逃避戰術是到了好望角才宣佈的，好望角這個美麗的名字，就是很嚮往的，居然在戰時去留學能够踏上非洲南端的城市，實在也是難得的。

好望角，是個自由港，貨物完全免稅，與香港相同，而這個海港也與香港相類似，房屋建築相當不錯，可與香港媲美。那時節最時髦的紅瓦房屋，就密密層層地建築在好望角，那是靠山建築的城市，所以市區都是坡道。在好望角的左近有一座平臺山，市中有纜車通行，主要的用以觀光。這座平臺山與夏威夷的鑽石山相類似，都是伸展在海洋上的山頭，任人瞻仰。在好望角，皮膚有顏色的人受到歧視，黑面孔的朋友都受到奚落，例如飯店不准進餐，電影院不得進入，白人理髮店不給理髮，我們中國人也被列入有色人種，自不得在白人的場所去交易。當時有一批空軍的軍官，會與當地的白人商店鬧整扭，用種種方法使得白人經營的舖子啼笑皆非，結果只好屈服，讓這批中國軍官享受白人的待遇。所謂白人，主要的是英國人法國人與荷蘭人，他們分別把持着政治與經濟，現在非洲甚多新興國家，都自己獨立了，白人的勢力從政治上撤退，但經濟的勢力，仍然潛伏着。

這種白人種，都具有如何經營和榨取殖民地的手段，很明顯的，新興的國家之間的交通、電訊、都不方便，雖然鄰國兩個城市相距只有幾百公里，但是無論飛機的航線，電報的通達，都要分別經過倫敦或巴黎，其間沒有直接的航線或電訊網，若干人不相信，但這是事實，很多物資是巴黎或倫敦航空運去的，連喝的礦物水，吃的水菓，甚至蔬菜，若干國家都要自英法運去，所以物價弄得很高。巴黎的法郎，只值當

地法郎的一半價值，而在當地的售價無論如何要兩倍以上，價格，而此種當地法郎匯到巴黎又升值了一倍，你想巴黎的商人得了幾倍利益？所以非洲友邦國家，仍然繼續被白人國家在榨取，其原因國內物資缺乏，生產低落，以致造成貧困，其中間有富有者，無非與白人合作而發財，更造成貧富的懸殊，這才是共產黨醞釀的搖籃。

三、九龍半島的繁榮

這個技術合作訪問團，由馬聯芳先生帶隊，他是自由中國有數的農業專家，也可說是農業行政的最高主管，另有團員六人，除了筆者之外，都是專家，計有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長殷惟良，經合會技術合作室副主任曹嶽維，農復會技正張訓新，臺糖公司協理武希聖，花蓮糖廠廠長過立先，與筆者，悉為臺灣農業工程處處長，這一行人，為了若干客觀的條件與種種困難，出發的日期一次次地展延，最後到了不能再延的四月四日那一天，那是天真的兒童節，才離開了寶島臺灣，飛到南中國的花花世界九龍半島。

四月四日兒童節，正巧遇上星期天，午後五時，我與臺南家裏通了一次電話，向妻股股話別，對孩子們諄諄囑咐，在這三分鐘的時間內，講了幾個月要去非洲，突然間就捨不得離開了；我真想在這個訪問團裏充一次逃兵，可是這怎麼成呢！什麼手續都辦好了，任務也交代了，五十來歲的中年人，怎能幹起逃兵

的勾當，只有鼻頭咬一下，眼圈紅潤一次，說聲珍重道別了，反正整個行程才七十天，只是十個星期而已。當晚來機場送行的長官朋友，親戚很多，尤其我的親家們也都到了機場，一位李小妹還給這個老天真掛上一串花圈，這像是出國人員必具的行頭，這個訪問團，政府與民間都非常重視，所以新聞界的朋友們都到機場來採訪，一時照相錄音，銀光閃閃，人聲擾雜，弄得昏沉沉的，我手提大包小包雨衣洋傘，真像十足鄉下人出門。這也不能怪我，因為對於非洲旅行，頗具戒心，那邊蚊子多，而且都是瘧蚊，所以豬牌蚊香，尼龍蚊帳，噴射DDT，防瘧藥丸，一應帶齊，又說非洲天氣酷熱，而且已逢雨季，所以雨衣洋傘只好背上，雨衣防雨，陽傘遮太陽，出客拜訪，要穿西裝，下鄉踏勘，需穿工服，如此行李攜帶十足二十公斤，這是觀光飛機的定額行李，四月四日這一天，好多朋友聽說筆者要遠行，所以三餐全有人請客，這天吃的真不少，也就如此，當晚在九龍國賓飯店，胃部劇痛了一夜。

九龍半島，筆者還是民國三十八年以來的再度蒞臨，當地情形不熟悉。到了啓德機場，已經不認識了，機場的設備，旅客行經的路線，移民海關的設施，都與以前大不相同，以前很簡陋，現在很堂皇，以前到機場汗流浹背，現在旅客進入涼爽宜人，冷氣非常標準。我們一行已在臺北辦理正式簽證，所以還受到相當的禮遇。經過一些簡單的例行手續，我們就逕往

也不過十餘分鐘。那天正是細雨濛濛，更增加海上旅行的情趣，可惜在香港時間太短暫，不能細細去觀光，我們在九龍的停留，只是爲着在羅馬的簽證，那是入非洲的必經之地。

在九龍遇到高禎瑾先生，這位山東籍的機械工程師在爲香港的工業發展當顧問，也即是近乎自由中國生產力中心的任務，高先生隻身在此，白天辦公，晚上住在女青年會，這裏讀者不要誤會，他住在女青年會大廈的公寓，女青年會的宿舍，當然是男客止步的，他邀請我們在山東館子吃了一頓別緻的晚餐，臺灣的朋友在九龍見面，真是喜出望外，倍覺親切！他對香港工業的看法，認爲香港政府只知賺錢，但忽略了培養工業人才，香港可說沒有造就過人才，現在就利用我大陸來避難的一些人才，可是以後都要回去的，你們香港怎麼辦，他們似乎也只是得過且過，以後再說，高先生在此很寂寞，年紀也是中年以上，很想回國來繼續爲自由中國的工業貢獻他的老本領。

四、飛行最長的一夜

四月六日午後四時四十分，我們一行乘瑞士航空公司公司的班機自九龍起飛赴曼谷，我們進入啓德機場，當然又有一番出境的手續，因爲我們旅行文件一應俱全，所以非常順利，只是這家瑞士航空公司，行李規

國賓飯店休息，這所旅館，在九龍是相當不錯的，但與臺北的國賓比較，尚差一着。在我們而論已是相當高級的了，而且是非常短暫的兩夜而已。

九龍，這個靠着竹幕的半島，經過這十多年的經營，已繁華得像舊金山，高樓大廈矗立其間，市面非常興盛，滿街都是汽車與行人，聽說那裏也犯了個找不到停車處的困難，與美國的大都市相像，上街容易停車難，所以正在新築的大廈，其底層（地下室）都準備作爲停車場，有了停車的場地，生意自然更其興隆，九龍一天天在進步，人口一天天增加，市面一天天繁榮，但是與停車相同困難的，要算孩子們上學校，學生多，學校少，費用高，在九龍的學生，都拿一隻小箱子，或是一個航空旅行包，每天在緊張地趕街上學，當初我以爲只有臺灣的公共汽車擁擠，九龍的公共汽車也像擠滿了沙丁魚，可見天下所遭遇的困難相同，據云九龍的學生負擔很大，但是教員的待遇並不好，一個專門學校的專任教授每月只收入五百港幣，這點錢是不够生活的，所以多數選要在課餘去兼差，如此看來，公教人員也是到處一樣，只有做買賣的，可能賺點錢，但在九龍據云做生意也不容易，要賺錢更困難。

在九龍遙望對海的香港，一幢幢的高樓，矗立在上海上，似乎大樓已較前增加甚多，我會偷空渡海去觀光，但是商業繁盛尚不及九龍，人口車輛均遜於九龍，輪渡往還甚爲方便，客輪僅七分鐘可達，汽車輪渡

短與衆不同，手提行李也要過磅，算在二十公斤之內，絕對不能馬虎，只有照相機、洋傘、大衣可以免計，既然這是航空公司的規矩，我們自不得有異議，筆者除了洋傘大衣之外，照相機放在手提包內，也只能任其加入二十公斤限額之內，飛機離地之後，一路非常平穩，機上招呼倒相當不錯，首先請吃一粒薄荷糖，然後一杯冷飲，接着就開飯了，機上伙食相當不錯，大致觀光旅客與頭等旅客無分軒輊，只是觀光客想喝點白蘭地或威士忌，就該給付現金，而頭等客則免費供應酒，這味增高血壓的藥，我早就與之無緣，也沒有多大的興趣了，晚餐畢，貓眠片刻，於當地時間五時四十分抵達了佛教聖地的曼谷，但在中國時間（臺北）已是午後六點四十分。

曼谷，我是嚮往已久的都市，我們因係過路，所以就在機場休息，到九時五十分（當地時間八時五十分）就要換乘廣達馳（Quintas）的飛機西行，這家航空公司是屬於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系統，我們在曼谷機場的過境旅客接待室休息，瀏覽那些具有佛教濃厚氣氛的圖片，幻燈片，花式繁多的紀念品櫥窗，那裏有各種手工藝品，各種佛像，尖頂摩天的佛寺，若干當地出品的寶石，有些看去像金鋼鑽，却是一種廉價的寶石，大家離家雖兩日，行路已幾千里，思家心切，只好寄託航空郵片，背面印着美麗而富有地方性

的圖片，人手一片，速作平安家報，希望它們趁着下次回臺的班機飛回每個人的心上人，在這留連的當兒，接待室的侍者來問吃什麼飯？其實我們在機上已經吃過晚餐，既然時間慢慢退回，我們只好再吃一頓，免得受餓。

廣達馳的飛機準時於當地八時五十分起飛，經過二小時十分的飛行，我們抵達了印度的大城市加爾各答，那時臺灣時間已是四月六日午夜十二時，但是加爾各答時間只是晚上九時，說起加爾各答，我會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月間住過四個星期，天氣是那麼潮濕，氣溫則在華氏百度以上，當年曾以氣溫太高而有不勝其熱的感覺，今日在這個加爾各答的達姆達姆機場降落，與當年的情形無大改變，可能機場跑道有點擴充，但是接待室似無太多的改進，尤其盥洗室與休息室，仍然二十年如一日，包頭中長短髮的接待室侍者送上冷飲，我說聲熱耶姆（謝謝的意思），這位侍者非常客氣地以英語問我有否到過印度，我就以老實老地說於一九四三年到過這個有名的達姆達姆機場，這個機場係以達姆彈的使用而成名，詳細的故事我不太清楚，只知是英國軍隊以達姆彈殺可憐的印度人而得名的，這位印度青年說，呵！那時我還年幼，想不到你先生早已到過印度，當我喝完一杯鮮橘水，這位朋

上及長排椅子的隔板，都是玻璃畫片，完全是阿拉伯帝王嬉宮女的典型圖畫，以粗線條黑線所繪，看去尚不難看，在我的觀感，只是充滿着阿拉伯民族濃重的氣氛而已，在紀念品的陳列櫥裏，有煙嘴，煙斗，有羊毛地氈，若干小銀器，機場休息室倒非常現代化，在德黑蘭，臺糖有位吳鍾恩先生在此當商務參贊，處理中東地區的商務，我們已有好幾年不見面，如果此間時間許可，理應去拜晤，可惜我們只停四十五分鐘，而且又在深夜，自不便去打擾，而且也不可能去打擾。

這個中東地區的重鎮德黑蘭，我們稍事逗留就離開了。

上了飛機，大家都熄燈休息了，只聞噴氣嘶嘶作響，飛行極為平穩，我片刻間就入了睡鄉，只是觀光座位較小，我這個八十四公斤的大塊頭與大家擠在一起，尤其還有大包小包的行李，都要在我額定的空間來存放，實在感到擁塞難過，這架去羅馬的航機，又是座無虛席，看去硬要撐過這個最長的一夜，自德黑蘭飛到羅馬需時五小時。抵羅馬，當地時間四月七日早晨六時，而臺北時間已是四月七日下午一時，一路等候天光，太陽光在後面追不上，現在的噴氣機時速不過六百哩，將來如果到達地球自轉的速度，那在

友接着又是一杯，這裏仍然用着古老八代慢吞吞的電風扇，蹣跚地吊在天花板上。

看到這付機場現況，我又想起加爾各答城市的情形，這位朋友雖說加爾各答已經造了許多新房子，發展很迅速，但我沒有看過，我不敢相信，縱然有新的建築，也不過是各自為政的皇帝們，窮奢極侈地造皇宮，盡情享受菩薩的賜福，這世享不完的來生再享，可是滿街都是衣不蔽體的乞丐，他們所有的身外物，只是遮蓋下體的一塊灰答答的小白布，朱門酒肉路有餓殍，形之於印度，一點也不過份，可憐印度這個國家，在二次大戰開羅會議時，我們蔣委員長給與了多大的幫助，使它戰後能夠成爲獨立的國家，可是以後却反臉不認人，忘恩負義地轉到中共的懷抱去，甘地聖雄地下有知，不知該哭個幾百場呢！

當地時間四月六日午後十時零五分（臺北時間四月七日凌晨一時零五分）飛機再度起飛，當地時間二時四十五分（臺北七日晨六時四十五分）抵達了伊朗首都德黑蘭（Tehran）。這裏的氣溫很低，只有攝氏十七度，我盡有的配備都穿上，仍然抵不住寒風的襲擊，我們在德黑蘭只停留四十五分鐘，到了過境旅客的休息室，裏邊開着暖氣，溫度適宜，頓覺舒適，這所機場的休息室，着實考究，各種陳設也很別緻，機

兩地之間的時間便無差別，不過這個速度，恐怕還難辦到，而今臺北與羅馬時間相差七小時，使我們這批乘噴氣機夜航的旅客，享受到最長的一夜，對於春眠不覺曉的朋友，將是個極大的優惠，同行中一位副團長殷惟良先生，他是在旅行中不能睡覺的人，據說還有認床的習慣，這下子可整慘了，眼看着大夥兒在機艙打呼酣睡，情意正甜，而他怎麼樣也無法合眼，到羅馬只是一段路，以後還有遠程航行呢！

飛機滑上羅馬跑道，候機門啓開，一行下了飛機，身體覺得很疲乏，但是心頭非常愉快，我國駐羅馬大使館的魏參事、黃秘書、林教授就在機旁接我們，像是遇到親人，在異地遇親人，該是什麼滋味，于大使尚在臺北未返任所，我們通過非常簡單的入境手續就出了機場，坐上大使館的汽車逕往羅馬古城的巴黎大旅社。

這所旅館的經理，是典型的意大利人，英語也勉強通達，據說他當年抗戰時曾在中國服務，並且加入過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後來回國了，現在招待着過往的旅客，生活也甚優裕。據非正式的傳說他還加入過中國國民黨，這雖然沒有查考和證實，但是他是一位反共的同志，却是千真萬確的。

（待續）